

馅饼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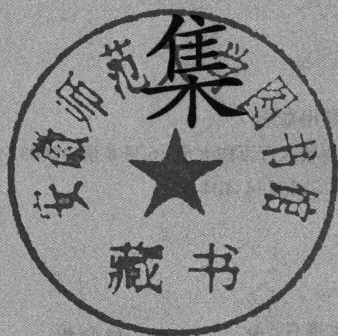
宁向东◎著

二〇一二年，我祖上的国家亡了，但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成立了一个清华学校，也就有了后来的清华大学。正是这个机缘，发生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些事情。出版这个文集，就是要用白纸黑字来为之作纪念。



中国发展出版社

馅饼



中国发展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馅饼集/宁向东著. —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2010. 10
ISBN 978-7-80234-404-4

I. ①馅… II. ①宁… III. ①随笔—作品集—中国—
当代 IV. ①I267. 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258634 号

书 名: 馅饼集

著作责任者: 宁向东

出版发行: 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 ISBN 978-7-80234-404-4

经 销 者: 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6.75

字 数: 140

版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25.00 元

联系电话: (010) 68990630 6899069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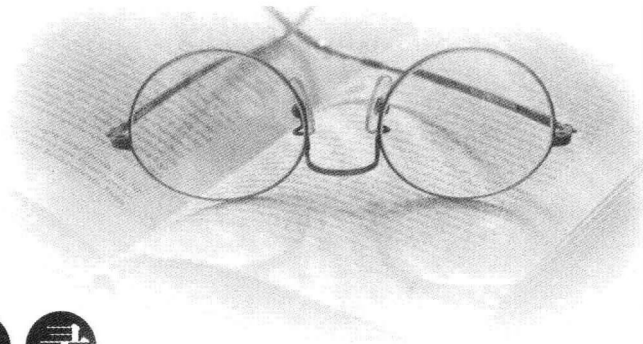
购书热线: (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 <http://www.develpress.com.cn>

电子邮件: bianjibu16@vip.sohu.com

版权所有 · 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 请向发行部调换



目 录

识透人情空透心	1
穿越清华的家国	5
我的读书体会	43
当年那一场战事	59
仅仅是陆川幼稚吗	82
值得尊敬的球队	87
值得尊敬的球队（补记）	92



9·11，感受美国力量	95
简单的美国人	101
由“黄健翔狂喊”所想到	103
为什么不能“意大利万岁”	107
洋人旅粤指南	114
回望萨达姆	118
全民“潜伏”	121
“曹操墓”悬疑	124
“偏执”，学者贡献社会的方式	128
从容与淡定	133

为姜彦福老师贺寿	136
纪念朱宝宪老师	139
秦佑国老师的文字	147
李玉英老师	152
红小兵	155
地牢里的精神家园	158
赌场的历练	162
观云看雨记	166
野草的感动	170
城市的发展	173



当垄断者是政府.....	178
政府能否开始翻修.....	183
文化的经济含义.....	188
围绕郭德纲的乱.....	193
蒙牛的“一地鸡毛”.....	197
企业的社会责任之本.....	202
跨国公司的社会责任.....	206

识透人情空透心

这两年，对我影响最大的作家，莫过于龙应台。80年代读龙应台，满眼都是张扬和反叛。四分之一世纪走过，再读她的文字，则是藏着刀锋的犀利与深邃。她只是用刀尖在轻灵地挑拨出生命的真相。

2009年圣诞节，我一个人在深港两地度过，伴着我的，就是龙应台那本著名的《大江大海，1949》。读到情动时，则必须要放下书，跑到阳台上去做深呼吸。那柔弱的文字，换来的却是抑制不住的刻骨之痛。书中的每一段话，都在讲述着渺小的“人生”。一颗水滴，怎能知道潮流的方向；可又是这些水滴，汇聚成了潮流。

龙应台另有一张光碟，叫《目送》。其中，有位四行壮士写了两句诗，叫作“看破世事惊破胆，识透人情空透心”，读后更加令人伤感。四行仓库和八百壮士的故事，我是30岁之后才了解到细节的。由于种种政治因缘，这段本该在懂事之后就应耳熟能详的历史，却不能成为我记忆深处的“童子功”。这是一种历史的悲哀。我曾去过东京的靖国神社，那里被祭祀的，都是有名有姓甚至有照片的日本人。一场战斗，死伤人数统计到个位。所以，才会有一个个不起眼的小人物，愿意为国家献身。但我们不同，我们只能记住帝王将相。不计其数的鲜活生命，都被略过，权当是层层炮灰。

识透人情空透心，这是何等悲凉的人生体验。一个“空”

字，出自不惧生死的军人笔下，那种失落的情绪，让人心碎。当年，就是为了在国联会议之际向外国人显示出中国军人抗战的决心，蒋介石让号称“八百人”的四百人坚守在被日军重重围困的四行仓库，保卫着那楼上飘扬着的中华民国国旗。那些士兵后来的下场大都悲惨，曾经抱有的必死决心，却让他们痛不欲生。他们的遭遇，少人知道。

年轻人不关心这段历史，不能怪他们，是教育出了问题。很多事情，他们应该知道，但没人想让他们知道。时间久远了，真相渐渐模糊，历史就成了人尽可夫的公娼。我自己在30岁之前所学到的历史，就是这样。30岁之后，要用更大的力气将它们铲除，然后才能一点一滴地加以修补，但后果却是“似是而非”。这就好比在黑板上做题。黑板起先是干净的，人也认真，一笔一划工整地写，好不容易写了大半，却发现从最开始就错了，于是，用抹布擦了重来。可黑板却花了，之后再怎样写，字迹都不如最初时真切清晰。

活着，本是件不容易的事；在这样的环境中，要想活得明白一点，就更不容易。前几天，和学生聊天，他们用了个词叫“反动”，吓了我一大跳。这种思想专制时代的词语，怎能还在后辈的头脑中占据着空间，禁锢着自由的灵性。什么是反动的，谁反谁的动，占主导的又是些什么样的货色，如果年轻人在这大问题上还被奴役，我们就永远没有前途。一个国家，只有年轻人活得明白，才有真希望。

记得读大学时，有一天夜里，大家黑着灯，依次谈自己的理想。轮到我时，我说就一个愿望，要活个明白，到死的时候要知道自己这一辈子在怎样的时空中穿行。那一年的冬天，胡耀邦辞去了总书记职务。电视台播消息的时候，北京下了大雪，天格外冷，冷到心里打颤、发慌。转年的寒假，我反复读哈耶克的名著

《通向奴役的道路》。读后的收获，就像照了镜子，突然发现出背景的异样。曾经熟悉的世界，竟是那样的陌生，而自己却要生于斯、长于此，无处可遁，无处可藏。

人来到这个世界，其实就是偶然。一段孽缘，会造就一个并不情愿的开始。但无论如何，人来了，就要活下去。这是本能。可偏偏又是这本能，再次将生命托付给岁月的无常。人的一生，该走向何方，最后又魂归何处，自己既无法预知，也不能掌控。于是，人就真成了大海中的小水滴，只能被“潮流”裹挟着，艰难地前行。

人生是一段旅程。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行囊，里面装着一些诸如“基因”、“出身”之类的货色。这谜一样的东西，无时无刻不在支配着一个人的命运。智商、情商、敏感力，或钝感力，这些因素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人在哪条岔路上转弯，在哪片丛林里迷失，在哪块沼泽前倒下。人生旅程会有千差万别的际遇。这些际遇无厘头、没来由，因此，也就无处寻道理，说公平。

人生旅程开始的时候，我们都有亲人偕行，有着貌似“安全”。但这些亲人的“可恶”，在于他们从来不打招呼，就突然离去，一个接着一个，直到彻底走空。有一天，等你真正意识到亲人有多重要的时候，他们个个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于是，你就只能孤身一人，和陌生人过招。这陌生人可能会成为朋友，会彼此相熟，会彼此亲近，会在相互之间寻求共同，哪怕只是一里路、一段情。但比起朋友来，我们却常常会遇到贼人，他们诱骗我们，他们惦记着吃我们的肉。因为只有吃了我们的肉，他们自己才会行得远，走得通。

这人生的路，我走了四十六年。年少的时候，阳光灿烂。偶尔的叹气，长辈们会说，是“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但随着年轮一圈圈地增加，愁怨真的找上门来。如秋日的

阴雨，一阵阵，一丝丝，带着永远无法驱走的寒意。我也曾胆怯，后来发现那于事无补；我也曾退缩，但发现根本没有逃跑的路。于是，剩下的只有抗争，用笔、用刀，甚至就是挥舞着的两手空空。在这人生路上，我们扛着自己的锁，也要挣扎着去担别人的枷。挣扎之中，我们逐渐识透了“人情”，我们理解了生命，跟着也就把心透空。空，是无奈；空，是解脱；空，也是为了减少不必要的纠结与悲情。这同样也出自本能。

我有时想，人生就是一场在冰天雪地里的裸奔。在与寒冷的抗争中，奔跑是我们唯一的选择。奔跑比站在原地发抖更大气，也更从容。奔跑会产生热量，这热量至少可以温暖我们自己的身体和心灵，帮助我们抗击那无边的严冬。当然，我们会有跑不动的一天，那就是生命终结的时刻。当我们不情愿却又只能砰然倒地的时候，身边的人会对着你的影子，甩出几句流言。这流言中，或许有对生命价值的诠释，但它们通常并不完整。只有我们自己，才最清楚：所经历的是怎样一段人生。

穿越清华的家国

这本《馅饼集》，收录的是近些年写的一些随笔，发表的，以及多数没有发表的。有些文字，给朋友看过，他们认为很文学，话题也很私人，这促使我决定不再单独发表，而统统收归在一个集子里，给喜欢读我的朋友消遣。这本集子的出版时间比较特别，为了纪念一个重要的日子。1911年，我祖上的国家亡了，但一个新的国家诞生了，成立了一个清华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正是这个机缘，发生了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些事情。出版这个文集，就是要用白纸黑字来为之做纪念。我个人，我的家，我的国，其实都与清华有着某种渊源，所以，才有本文这个标题。

1

我的血统一半是旗人，来自父亲这边。至于是哪一个旗，长辈们说法不同。爷爷说是“正黄旗”，但我更愿意相信是“镶红旗”。理由很简单，爷爷和他哥哥们都出生在一个叫做“红旗屯”的地方。那地方的背景，我曾做过一点研究。不过，无论是不是皇族，我现在的身份证上标明是“满族”，倒千真万确。我的汉姓“宁”，是后来改的，源自对于祖先的纪念。爷爷在世的时候，曾经和我讲过祖上的事情。我祖上做过镇守东北的所谓“宁古塔

将军”。最早的镇守地是在黑龙江的宁安城，后来迁到了“船厂”（吉林乌拉），也就是今天的吉林市。我出生在吉林市，松花江的边上。

“九一八”之后，东北被日本人占领，旗人要改汉姓。全家人都姓了刘。叔伯哥哥们有他们的解释，又是一段和努尔哈赤相关的故事，那是他们的理由。但我一直认为，姓“刘”是因为“六”。“宁古塔”，翻译成汉语就是“六个塔”，“宁古”在满语里面是“六”的意思。全家人都借了谐音，唯有爷爷特立独行，直接姓了“宁”。所以，我今天才不叫刘向东。

据说祖上曾为这块叫做“中华”的土地战死过不少人，无论是对付北边的俄罗斯人，还是在南边对付西洋鬼子。所以，直到我曾祖那一代，都享受着很好的俸禄。而到我这儿，则早已没了什么好处，好像只是在大学一年级的上学期领过10块钱的少数民族补贴。物换星移，地是人非。过去的正统主流，现在变成了少数需要被照顾和被补贴的对象。但即使如此，我依然把这块土地上的事，当成自己的事。我常常隐约会感到祖上战死的时候，对后辈们有一种嘱托。这好像是一种强迫症。所以，见了黄健翔乱喊“意大利万岁”，就要写篇文章说说他（见本书中的《由“黄健翔狂喊”所想到》，以及《为什么不能“意大利万岁”》），尽管会招来一些网民的回骂，也在所不惜。

我对于国家的这种意识，混杂上多年的爱国主义教育，所以，有时会感到迷乱。比如，到湖南访问，当地的朋友要带我去看黄兴墓，我就觉得很滑稽。我的那些俸禄就是被孙文和黄兴他们给搞没的，我去看他的墓干什么。但孙文又是我在教科书里学到的革命者，考试时我必须答“他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才能算对。于是，这就有了矛盾。小时候，解决这个矛盾的最好办法就是分别想我的父母。妈妈是汉人，所以，想中山先生正义

性的时候，就想妈妈；看鸦片战争屈辱的时候，再把身份转回到我父亲这一边。

启功先生也是旗人，他说自己是“胡人”，这种说法不对。按照孙文先生的口号“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我们算“鞑虏”。西北来的强寇，才是“胡人”。不过，“胡人”和“鞑虏”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擅长骑马，所以，可以长途作战。这一点，汉人不行。马未都先生曾笑谈，汉人骑马，两个小时，裤裆就磨破了。汉人跑不远，只能换着人玩骑马接力，给贵妃送荔枝。作战距离决定了统治势力的范围，汉人骑马不行，就打不过“胡人”和“鞑虏”，所以，无论是辽、金、元，还是清，都轻而易举地占了汉人的河山。不过，“鞑虏”虽然擅长马上功夫，但治理国家不灵。当遇到擅长更长距离作战的强敌时，没几下，祖宗的家业就丢了。后来，整个中华民族总结了一句话，叫做“落后就要挨打”。

国家丢了，还要赔款。美国人假装大方，将赔款的一部分退给清政府，办了个清华学校，作为留美预科。这就是清华大学的前身。1911年，大清国彻底亡了，但清华学校正式开张。最近两年，清华大学做事上谨小慎微，建设上大兴土木，就是为了庆祝2011年这个学校挂牌100周年的日子。我从进清华大学就听到这个传说，后来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去的是伊利诺大学，更强化了印象。据中国学者考证，主张赔款的就是当年伊利诺大学的校长。不过，这个观念被强化，并不是因为美国人老把它挂在嘴上，而是中国人自己常说，一副感恩戴德的嘴脸。我曾亲眼见到一位领导在表明清华大学和伊利诺大学的紧密关系时，举这个例子，好像兄弟情谊。我听后百感交集，当即觉得：有这样的领导，中国就不容易搞好。

不过，清华大学与伊利诺大学确实有很多相似的东西，以及

味道。伊利诺和清华都是以工科为主的综合性大学，所以，在伊利诺大学，来自清华的留学生很多。我大学的同班同学里面，就有两个人同时在那里读博士。我刚到的时候，他们把我带到学校的中央草坪，结果发现建筑格局甚至大礼堂的样子都与清华校园极其相似。我在《理性点亮中国》一书里，曾经登出两个礼堂的图片，看过的人无不称像。有一次，我在伊利诺大学经济系的办公室拿出清华礼堂的明信片展示给同事，他们惊呼“A Copy, A Copy”（复制品）。

我在伊大，闲来无事的时候，做过一点研究，知道清华大礼堂的设计者是伊利诺大学的毕业生。后来，我于1999年再访伊大的时候，在校园散步偶然发现：原来清华的大礼堂，是伊利诺大学大礼堂和旁边另外一个礼堂的混搭。设计者分别选取了伊利诺大学那两个礼堂的上半身和下半身，合在一块，就设计出了清华的大礼堂。其实，不仅是礼堂，清华校内的很多楼都是模仿美国大学的。清华的主楼据说也是在中苏蜜月时代对莫斯科大学的翻拍。不过，今天的清华在外形上对美国大学进行模仿和追求还在其次，在精神上与美国人息息相通，倒有点达到了美国人当年退款建校的初衷。

我从小随奶奶长大。不知什么原因，奶奶对于清华的印象好过其他学校，包括我非常喜欢的北大。所以，按照她的意愿，我报考了清华。没想到，一下就考上了。于是，我就在这个不大不小的园子里呆了快30年。不过，对于我这个旗人的后代，在清华园里浪迹，倒也是一个不错的归宿，并且体现出了一种延续性。1911年，大清国亡了，但清华学校得以建立。在我的血脉里，一个“清”字，倒是贯通的。

进清华之前的18年，一直是奶奶带我长大。奶奶姓关，在早年间吉林，算是大户。奶奶嫁给爷爷后，走南闯北。有一次，奶奶曾经给我讲起石家庄被日本人轰炸的惨状，恨得咬牙切齿。大约是在1979年，我看过《追捕》后，喜欢高仓健演的杜丘，便很想学习日语。跟着收音机里面的广播讲座刚刚学完假名，奶奶就忍不住了。她对我说，别学那玩艺儿了，我一听到那个声音就烦，你还是好好学英语吧。我知道，奶奶经历了14年的“满洲国”。她生性好强，低三下四的二等公民，那种切肤之痛使她终生都很透了日本人。我依了她，从此再没有动过学习日语的念头，这种影响直到今天。现在，我每次去日本，都怀着一种对老人家的愧疚。但我知道，勇于向敌人学习，才是一种超越和成熟。

奶奶从没受过正规教育。她的文化是在解放后的夜校里学来的，但却达到了高小毕业的程度。她可以凭借字典阅读报纸杂志，可以写信，很少有错别字。奶奶一辈子只给我写过两封信，至今我都保留着。奶奶于1997年初去世，从此，这个世界上再没有像她那样疼我的人。想念她老人家的时候，我会拿出这两封信来看。那字迹虽然因为手抖而有些不连贯，但却像工笔画一样一丝不苟，笔笔到位。那是她在将近70岁时的字迹，比我这个天天写字的人都书写规整、认真细致。奶奶自己没念过什么书，但却懂得读书的重要性。1974年，邓小平短暂地恢复了一年工作，在当年也恢复了一次高考。那时，我还在读小学，什么都不懂。但奶奶依然对我说：你要好好学习，长大了，到北京去上大

学，北京最好的大学是清华。今天，每当我在校园里看到带着孩子参观校园的熙攘人流，我都会自然地想起奶奶。没有奶奶的监督、引导和鼓励，就不会有我的今天。

我的小学同学都知道，我的学习成绩，是生生被奶奶打出来的。我在上小学的时候，正是“文化大革命”不读书的年代。那时，因为教室紧张，两个班共用一个教室，上课都是分成上午班和下午班的。每个班只上半天课，另外的半天，都是在家瞎闹疯跑，就像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里的孩子一般。老师留的作业，基本上也就是抄课文。所以，我常常是急急忙忙地抄完课文，就赶出去和楼下的孩子一块疯玩。很多时候，奶奶喊我回家的声音会在十分钟之后传来，而我到家之后，常常是先被痛打两下，接着发现潦草的作业已经被奶奶用橡皮灭迹，之后，要在奶奶的监督下重新一笔一画地补写作业。

时间久了，为了防止这样的事情重演，我第一遍就要认真写，于是，时间就会拖得比较长。而那时在我的同学中，很多人是不写作业，或者潦草对付的，他们大多相聚着去江边玩耍，所以，很多时候，等我写完作业之后，就根本找不到玩伴。于是，只能一个人在家里翻看《十万个为什么》。后来，那几本“为什么”被看得熟得不能再熟了，也知道“十万个不为什么”了，就开始央求爷爷到文化宫给我借小说看。后来，再挨打就是因为花太多时间看小说，而不好好写作业了。

我挨奶奶的打，一直持续到小学毕业，并且，不仅仅只是为学习。吃饭不端碗，坐姿不正确，出去玩时跑得太远，放学不及时回家又没有正当理由，以及撒谎，都要挨打。奶奶常常和邻居交流经验，比如不打脑袋就打不坏，比如皮外伤记得久之类。奶奶说，给他吃好、穿好，如果“不像个人样”，就要打。所以，每一次挨打之后，我都恨透了奶奶，常常躲在一边咬牙切齿。